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四十一回 集名園騷人競詠菊 盛綺席雅士欲評花

卻說重陽那日，徐園大開菊花會，主人特邀黃芷泉等一班騷人墨客，飲酒賞菊，暢敘幽情，在鳳儀水閣之中。其時寶玉先在那裡，怎麼大家沒有見呢？一來寶玉背立窗前，二來眾人一心看花，不然，祥甫認識趨賢，斷無不招呼之理。及至賓主人席，身坐花中，兼有眾校書等圍繞，所以寶玉起身回去，亦未瞧見，只顧他們推杯換盞，品評菊花。按菊花有譜，所載種類極夥，名目又多，非平日考究者不知。眾人品評了一番，芷泉獨說道：「品菊雖甚有趣，然席上除主人外，個個是門外漢，所評的話，僅從名色上著想，那曉得什麼好歹呢？倒不如各作一詩，賀賀這許多菊花罷。」眾人均說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單有芸帆請問道：「這詩可要分題拈韻嗎？」芷泉道：「題則宜分，韻卻不必拈了，一拈了韻，未免拘束，翻沒有好詩了。如詩不成，罰以金穀酒數。」眾人唯唯。

於是喚園丁端過文房四寶，芷泉提筆寫了幾□個題目，無非是彩菊、餐菊，以及菊枕、菊糕等類，任人自擇，各做七絕一首，作為完卷，先完先交，佳者各賀一杯。芷泉宣明了做詩規則，方請眾人擇題。今日計賓主八位，即在幾□個題目之中，每人認定了一個。祥甫做的是餐菊，芸帆是傲菊，主人是買菊，其餘四客揀了瘦菊、彩菊、菊糕、菊枕四題。芷泉看眾人認定，始選了菊農，說道：「菊花詩題目太廣，所以我加上一字，稍有限制，易於貼切，而免公共套語，若膚泛者，須罰一杯，能多作而佳者，掛紅一杯，合席陪飲兩杯，諸位以為然否？」祥甫、芸帆首先答應，余亦點首稱善。八人之中，惟芷泉、祥甫、芸帆三人詩思最為敏捷，故四句七絕均不難援筆立就。第一是芷泉，第二是芸帆，第三是祥甫，挨次脫稿。詩下注著別號。

眾人先看芷泉的菊農，注的是「海上漣翁」。其詩曰：

菊農七絕一首

盤桓三逕伴孤松，老圃休嫌淡淡容。

領略花中滋味好，菊花更比稻香濃。海上漣翁

眾人同聲贊好，各賀了一杯。又看芸帆、祥甫的詩曰：

傲菊七絕一首

天留傲骨殿群芳，獨守孤高晚節香。

不與春風桃李伍，自甘淡泊耐清霜。餐霞客

餐菊七絕一首

自誇辟谷有良方，咀嚼名花齒頰香。

不染人間煙火氣，餐英權作九秋糧。括蒼山人

眾人復大贊不置，都說芷翁與芸兄、祥兄珠玉在前，我們只好擱筆了。芷泉先答道：「諸位不必太謙，請次第交卷罷。」主人道：「慢著慢著，我們拜讀了芸兄、祥兄的佳作，怎麼口中只管贊，賀酒倒不吃呢？」眾人聽了，連乾了兩杯，方各構思動筆。

主人先已做好，交與芷泉。芷泉道：「我來念給各位聽罷，省得起立圍觀，擾亂詩思，待諸卷交齊，然後一一傳觀，以評月旦，如何？」乃高念主人的詩曰：

買菊七絕一首

挑來秋色一肩多，擔壓黃花曲巷過。

不比清風與明月，買歸且問價如何。

棟華山房主人祥甫首先贊道：「清新俊逸，能得庚、鮑之神，佩服佩服！」眾人也隨聲附和，均吃了一杯賀酒。此時眾校書坐在背後，不便說笑，恐怕亂了他們的心，故惟裝煙篩酒而已。

少停四客陸續交卷。芷泉一一朗誦曰：

瘦菊七絕一首

清奇骨格絕紛華，盼望臙仙後約賒。

簾外西風花太瘦，那知人更瘦於花。二愛居士

彩菊七絕一首

策杖悠然步偶移，薄言采采到東籬。

隴頭漫把梅花折，先折傲霜菊一枝。慕陶逸叟

菊糕七絕一首

九日都人饋送攜，堆盤風味配團臍。

花黃粉白名何雅，知是劉郎未敢題。漱石廬主

菊枕七絕一首

黃花許我入黃梁，笑傲羲皇訪睡鄉。

香逗夢魂迷蛺蝶，無邊秋色枕中藏。春申游子

芷泉念畢，眾人互相贊好，賀酒頻斟，將八首絕句合在一處，細細品評了一番，各有警句，軒輊難分，然都推芷泉為第一，其次芸帆、祥甫等，亦皆風雅絕倫，可為菊花生色。芷泉更覺興致勃然，又在數□個題目中選了兩個，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，遞與眾人觀看，被主人搶先接著，只見了兩個題目，是菊隱、菊魂，即聽主人念詩曰：

菊隱七絕一首

愛爾秋容淡若人，與之偕隱樂天真。

此生不作繁華夢，花亦願為懷葛氏。海上漣翁

菊魂七絕一首

菊籬冷落月黃昏，秋去鶉啼血有痕。

誰賦大招詞一闕，追思彭澤弔芳魂。又

主人念罷，篩了一杯酒，遞與芷泉掛紅，自己陪飲兩杯，眾人亦然。惟芸帆、祥甫兩人，手中端著酒杯，眼睛只對著題目紙看，還在那裡思索。不一回，兩人又各寫了一首。芷泉取將過來，讀其詩曰：

菊淚七絕一首

秋風秋雨獨心酸，半面殘妝不忍看。

花似徐娘丰韻減，君前相對淚難乾。餐霞客

賞菊七絕一首

不慣爭妍與取憐，潛身循跡寄籬邊。

賞音幸遇陶彭澤，贏得芳名此日傳。括蒼山人

芷泉道：「二君佳作，細膩熨貼，勝某多矣。且祥兄作《賞菊》一絕，以志今日雅會之盛，雖只二□八字，足抵一篇蘭亭小

序，我們就此作結，收了這個令罷。」眾人均以為是。芸帆、祥甫掛了紅，各陪飲了四杯。其時天色將晚，眾校書等已先後散去，不必細表，以歸簡截。

單說芷泉等眾客都要起身告別，主人挽留道：「諸位既然有興，何妨夜以繼日，況弟特備團膳美味，欲與諸位持蟹賞菊，此刻尚未取出，因方才各題佳句，未便割食，怎麼就要去呢？難道今天重陽佳節，晚上還沒有空閒嗎？」芷泉笑答道：「我不知老兄備著蟹，且見天已晚了，所以向兄告辭呢。」主人也笑道：「我看了你們做的佳作，以致忘卻關照，實是我的疏忽，請諸位再多用幾杯，立刻去取蟹便了。」回頭即喚園丁取蟹，園丁答應自去。

主人忽問芷泉道：「我想起一件事要問你，前兩月我有一個親戚姓張的，到我家裡來，偶然提起了你，告訴我本年正月裡，在陸月舫家，開同靴團拜會，做了多少的詩，又復品評群芳，配作□二花神，真是一段風流佳話，令我聽得□分欣羨，但不知可是的確的嗎？」芷泉道：「確有其事，那個姓張的，想必就是張蔭明了。」主人道：「是他是他。可惜我沒有福氣，不獲躬逢盛典，實是生平一件憾事，皆由弟為著商業，終日營營，少與芷翁親近之故，不然同靴會中，我何妨附著驥尾呢？」芷泉笑道：「往者已過，來者可追。我本欲將海上諸名妓詳加甄別，修一豔史，以傳不朽。今我兄有興，何妨擇定日期，即在此間遍召群芳，凡海上有名的，不論從前見與未見，悉皆招之使來，惟除去新近已嫁，及當日不來者，雖色藝雙佳，概不選人。至於已入選者，下注籍貫、年歲，各繫一詩以代小傳，取名曰《花叢豔史》，豈不比我們同靴會更有趣嗎？」主人及祥甫等聽了，個個拍手稱妙。

正說得高興之際，見園丁把著兩盤蟹上來，眾人大嚼了一回，各吃了幾杯酒。主人又開言道：「我們舉行這事件何不趁菊花未謝，就在這幾天內，擇一日子邀他們呢？」芷泉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就定本月□五舉行，取花好月圓之意。但預先須派一張傳單，寫明原委，關照他們，因內中有許多校書僅知其名，未睹其面，若不如此，恐他們疑惑不來，以致滄海遺珠。」說到中間，回頭向祥甫道：「這傳單一事，費了你的心，寫一寫罷。寫好了待我看一看，或有遺漏，再行補入，然後差人分送各處。但不知你肯效勞嗎？」祥甫道：「有什麼不肯？只是有名的校書約有幾□個，都據我曉得的，還有許多，卻不知道呢。況這幾□張傳單，單叫我一個人寫，也頗費力，倒不如我與芸帆分任其事罷。」芷泉道：「我總算托定了你，你去托芸帆，我卻不管了。」芸帆笑道：「祥甫不論做什麼事，必定要拖著我。我幫你寫倒不妨，只是傳單的底子，要你做的。恐不說明白，停停都推到我身上來，因從前上過好幾回當，所以此番要與你講定的。」

祥甫正欲回答，芷泉先說道：「這是頑耍的事，你也太頂真了，況我們到了這日，大家都有差使，你同諸位盤問眾妓的姓名、籍貫、年紀，因其中間有不認識的，或認識而不知籍貫、年歲的，問明之後，均須登入帳簿。帳簿由祥甫專管，我與主人品評優劣，辨別妍媸，最佳者即在該校書姓名上加上三圈，稍次的兩圈，又次的一圈，其餘有名無實，姿首平常的，俱不加圈，不入豔史。圈定後，聽其散去，方始我們再細細考訂，不須分什麼名次，單將三圈者為上選，兩圈者為中選，一圈者為次選，重行錄出。凡入上選之各校書，均作一絕以代評贊，以下中選、次選只寫評語及籍貫、年歲。但作詩加評，非一時可以立就，須喝兩日工夫，抄寫整齊，始付手民排印，分送入選各妓。如此辦法，各位以為好嗎？」眾人聽說，無不樂從。

此時蟹已食畢，酒已儘量，事已講妥，期已訂定，芷泉取出金時計一看，不覺已過八下鐘了，洗手揩面之後，先自出席告辭。眾人亦起身謝擾，主人也不再留，相送一眾出園，臨走之際，惟重申□五之約，早些來園敘話。芷泉等唯唯答應，各自散歸，不表。

書中有話則長，無話即短。倏忽之間，早又是□五那一天。祥甫、芸帆已於前兩日將傳單寫好，一共有五□餘張，當交芷泉過目，見都是海上有名人兒，雖遺漏尚多，卻無□分有名的在內，所以略補幾個，湊足六□人，就算數了。即命兩個包車夫分頭送訖。到了□五清晨，芷泉、祥甫、芸帆三人會齊同往徐園。

今日主人也一早起身，在園中恭候，及見芷泉等已至，便邀入大觀樓下請坐。因鳳儀水閣不甚寬暢，少停眾妓齊集，難以容留；況人多嘈雜，地方若小，易於擁擠，勢必目迷五色，蹈走馬看花之弊了。故主人隔日命園丁打掃大觀樓，又堆了一座極大極高的菊花山，裝設得□分華麗，如瓊樓蕊闕一般，中間擺著一隻紅木大圓臺、□把椅子，兩旁排著六把紅木嵌螺鈿的雙靠、四隻茶几，左右次間裡面卻新擺著許多的單靠椅子，以備各校書的坐頭，佈置得井井有條。芷泉等深為贊美，都說這幾天大費主人的心了。主人道：「這是理當的，說什麼費心呢？」語還未畢，又見前天的四位客人與主人續邀的兩位朋友，不先不後，一齊卻到。彼此招呼，東西就坐，刪除客套，晤對閒談，妙在都是熟識的，更不必敘禮寒暄。要知今日主人續邀的二客，即是同靴會中的張蔭明、宋芝雲，故與芷泉等尤其相熟，無非議論今天選群芳一事，芷泉便托他幫同鑒別，二人更為興高采烈，一諾無辭。芷泉又在懷中取出徵召各妓的單子，遞與大眾觀看，眾人均說人數足夠，若尋常的一一招來，只怕六百人也不止呢。

說話之間，主人見花影亭亭，日將正午，即吩咐園丁擺席，以便飲酒談心，若待眾美畢至，大家俱有執司，問的問，寫的寫，品評的品評，翻難暢飲大嚼，豈不要枵腹從事嗎？主人存了此念，故一面交代園丁，一面向眾人說了，眾人都贊主人用心週到，且謝今日破費酒筵。主人道：「說什麼話？我費這須些，得睹群花大會，叫我天天這樣都願的。」眾人聽了，不禁為之大笑。

少停園丁、廚子搬出酒肴，水陸紛陳，賓朋錯坐，主人末座相陪，不消說得。大家歡呼暢飲，杯杯盡，盞盞乾。席間談談說說，並不猜什麼枚，行什麼令，惟有盡興吃酒，放量食菜，專等眾校書到此，放出眼力，以定月旦之評。因今日不比往常，不參一毫私見，俾成《花叢豔史》，而為海上千秋佳話。其時菜已上了一半，約摸將近一下鐘，料想眾校書要來了，故芷泉朝外坐著，留心向外觀看，遙見那一邊花影紛披，有幾位校書分風攀柳，冉冉而來。正是：

漫說青樓皆賤質，須知絳闕亦標名。

欲知那幾位校書是何芳名，且聽下回接談。